

各位好友：

我們的蒲吧，經過這麼多年，還是香港唯一的廿四小時青年中心，一個可以歇腳的中心。

你可以想像到在廿四小時內的蒲吧，清晨是十分靜寂，然後越來越熱鬧，由下午到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為止。一般來說，大概每天有五百個年輕人到訪。這裡不單是一個青年中心，也是一處社工可以接觸到夜青的地方。這些被遺忘了的夜青，是缺乏一個支援他們的網絡，一個可以解決他們每天遇到的困難的網絡。

來到蒲吧，這些年輕人，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去「蒲」，但我們也為他們設計了一些流行的小玩意和遊戲。我們是盡量去建立一個真實的青年文化，供應一些能喚起他們興趣的活動，令他們可以挑戰自己，發展潛能和興趣，而建立了自己的形象。在「蒲吧」，社工們穿插其中，接觸他們，和他們談天說地，這樣，社工便能找出誰需要援助。

在蒲吧，我們最經典的項目是嘻哈學校。這個旗艦已開辦了拾多年，依然是本港唯一的一間。除了在協青社賽馬會大樓內學習，我們還把課程帶到第三組別學校，由去年起，已經把課程伸展到小學。我們的嘻哈學校，已達到國際水平；我們的舞者已能參加國際大賽，而我們自己也舉辦國際大賽。現在嘻哈學校還把嘻哈和現代舞混合。對於的他們的成就，我們感到十分驕傲。

我們的多用途大樓是那些我們暱稱為地下樂隊演出的地方。每月兩次，青年人迫爆了大堂，但他們行為良好。毫無疑問，他們十分享受。散場時我們提醒他們要安靜，不要騷擾街坊，他們做得到了。其中好幾隊就是這樣開始，現在已得到了唱片公司和職業的演出合約，可算是一大成就了吧。

每一個訪客都感到我們是鼓勵塗鴉的，因為幾乎每一幅牆都塗了鴉。我們也邀請海外知名的塗鴉藝術家來點綴我們的牆壁，他們還留下了簽名。不久之前，我們的一個塗鴉小藝術家贏了一個本地報章舉辦的比賽，連他媽媽也不知道原來她的兒子是懂

得繪畫的。有三位我們訓練的被邀請到東莞一間工廠，替他們廠房的牆壁塗鴉。連續三天他們不停地噴畫，就連不用畫的牆他們也噴了。要是叫他們用這三天去學習不是他們所長的英語和數學課，他們的熱忱會否一樣！

上一個月，我們又向前走了一大步。得到一個本地商業機構的資助和他們的員工當了義工，我們的滑板中心，來了一個大翻新。有一間非政府組織為我們做設計，這個組織是專門發掘那些處於劣勢年輕人的藝術潛能。他們的設計真是「有型」和「時髦」，連座椅也是由舊滑板改裝而成的。事實上協青社一早已開設了滑板這個項目，而令我們驚喜的是由去年開始，我們能開始供應課程給女孩子，受到很大的歡迎。以前，滑板這個項目只能給有限的供應，及用僅有的設施。但現在他們已能很暢快地在一個新的中心玩滑板，可供應年輕人一個健康而又有挑戰性的活動。

最「勁」的「滑板仔」是達達。他是我們的職員，是高級項目教練。他贏過了好幾個本地的大賽，現在他的目標更遠。但他開始時，並不是這樣的。

最初他是來參加我們一個就業的項目，這個項目是幫助年青人踏入職業市場一年。但達達的表現是非常有水準，所以我們便僱用了他。我還記得當前特首夫人曾鮑笑薇女士來訪時，他講自己的故事。他有一個很艱苦的出身，但和許多來找我們的年輕人一樣，可以把自己從陰暗的次文化抽身出來，因為他找到了一項他能夠做得到的事，一個令人感到有意義的東西。

雖然滑板這個項目是個能給年輕人健康而有挑戰性的活動，但在香港滑板這個項目還沒有法定的標準。例如在澳洲，一如其他體育項目，滑板教練是要考牌的。得到一個由本地商人組織的進修基金的資助，達達將會在年底去澳洲考取這個資格。他將是本港第二個有這資格的教練。再一次，我們感到作為青年工作的前鋒而自豪。

統計的結果告訴我們香港年青人在亞洲中是最不快樂的。他們不時承受功課的壓力，而且隨著升級而增加，也愈來愈不快樂。他們看到自己所受的身心的困難。我們必須承認不是所有年輕人都有在學業上的天份。我們一定要為他們開闢一條路線，使

他們能發揮自己的才華。當踏入社會時能夠走出一條新路，為自己創造未來。順祝

近安



李文烈謹上  
總幹事  
二零一五年九月



蔡潘若棠翻譯